

从《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的属性字段设置 看汉蒙两种语言动词属性差异¹

巴·萨日娜（内蒙古大学）

摘要：汉蒙两种语言属性研究在汉蒙机器翻译系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本系统所采用的汉语词语分类和属性均取自于汉语语法信息词典。文章对汉蒙两种语言的动词语法属性进行比较，指出它们的差异所在，从而达到在蒙古语语法信息词典中的属性描述上起到借鉴作用的目的。选择动词是因为动词在蒙古语语法研究中一直是一个重要环节。

关键词：汉语 蒙古语 信息词典 动词 属性 差异

Viewing the differences of the verb attribute between Chinese and Mongolian from the attribute field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Grammatical Knowledge Base

Ba · Sarana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tudy of attributes in Chinese and Mongolian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Chinese-Mongolian machine translation system. Both Chinese words' classification and the attributes used in this system are taken from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Grammatical Knowledge Base. Comparing the verb attributes between Chinese and Mongolian,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eir differences. The attributive description in Mongolian grammatical information dictionary uses these comparisons for reference. In this paper, the verb is chosen as a subject because the verb study has been a key link in Mongolian grammatical study.

Key words: Chinese, Mongolian, information dictionary, verb, attribute, difference

¹ 此项目得到国家 863 计划资助，项目号：863-306-ZT04-05-3。部分内容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号：69963001。

汉蒙两种语言属性研究在“汉蒙机器翻译系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语言模型中规定的属性字段和属性值是编制转换规则集和生成规则集的基础。而转换模块和生成模块都是从转换规则集和生成规则集中提取所需语言知识的。

由内蒙古大学、中科院计算所、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所联合开发的“达日罕汉蒙机器翻译系统”采用的语言模型主要来源于北京大学计算语言研究所研制的《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这是一部公认的、基本满足汉语分析和生成各种需求的多功能词典。机器翻译系统根据汉语分析的需要对本词典中大量属性字段做了一定的取舍，并增加了少量新的属性字段。同时初步制定了一个面向信息处理的蒙古语语法属性标记体系。

汉蒙两种语言属不同语系，汉语属孤立型语言，而蒙古语属黏着型语言，其构词、构形都是通过在词干后缀接不同的词尾而实现，这一点与汉语截然不同。所以两种语言之间用完全套用式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来体现两种语言各自的特点。谈到蒙古语语法研究，动词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是因为动词在蒙古语中常常是一个句子的核心，如果这个句子表示时间、人称、或行为、动作的过程和状态，往往通过动词的各种语法变化来实现这些信息的表示，哪怕是以名词类为中心的句子，大部分情况下还要通过“助动词”及其变化来表示这些语法意义。正因如此文章以“汉蒙机器翻译系统”为基础，从《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的属性字段设置看汉蒙两种语言动词属性差异。其中在汉语里设置的两个或多个字段，在蒙古语里只涉及到一个语法现象时，把这种字段放在一个项中进行比较。这些属性字段也是在翻译系统中涉及到的部分，而对《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动词库各个分库的属性字段没有一一列出。同时以翻译系统机器词典和转换规则为例来说明两种语言语法属性字段在正确分析汉语和生成蒙古语词语时所起的作用。

系词：以最典型的系动词“是”为例，它在句子里常常作谓语，后面可以带宾语。“是”在蒙古语里译成“BOL”，它在句子里常常作主语的标志，属于主语部分。如：

\$\$ 是

**{v} v \$=[……系词:系,²……]

=>V<BOL> \$=[VSUBC:VTUS(表示助动词), GENDER:MALE]

“这是发展时期”。(ENE HOGJILTE-TEI UY_E YVM)中“这”作主语，“是”作谓语。在蒙古语句子里 ENE 作主语，BOL 作主语标志。在蒙古语里可设动词可否作主语标志这一字段。

助动词：汉蒙两种语言的助动词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能否带宾语。汉语的助动词能带宾语（只能带谓词性宾语）。而蒙古语里的助动词指的是失去自己独立意义，辅助别的词附加各种意义，或表示其语法变化的一部分动词，所以本身不能带宾语。如：

\$\$ 能够

**{v2} v \$=[……助动词:助, ……]

=>V<CIDA> \$=[VSUBC:VTVS(表示及物动词), GENDER:MALE]

“问题一定能够解决的。”(ASAGVDAL-I LABTAI SIIDBURILEJU CIDA/HV YVM..)因此对动词“CIDA”可以设“可否作助动词(VTVS: YES)”这个字段。

趋向动词：汉语的一些趋向动词在蒙古语里有其对应的译词，如：

² 由于篇幅所限，只列了相关的属性字段及其值，省略了对该汉语词语的其他语法属性描述部分。后面的例子均如此。

\$\$ 上

**{v} v \$=[……趋向动词:趋, ……]

=> V<GAR> \$=[VSUBC: VESE (表示不及物动词), GENDER: MALE]

“人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ARAD-VN AMIDVRAL NIGEN SIN_E DEGTER-TU GAR/CAI .)

&& {djshang1} dj ->np !vp ::\$. 内部结构=主谓, \$. 谓语=%vp, \$. 主语=%np, %np. 内部结构=定中, %vp. 内部结构=述宾

=>DJ(NP/np !VP/vp) %VP. TTT=TOGACI (表示陈述式), %VP. CAG=CAGONG (表示过去时)

但有时这些动词也以词语搭配法、吸收法和演变法来翻译。如:“不上新的一般工业项目”(ENG-UN AJV UILEDBURI-YIN SIN_E JUUL-I BAYIGVL/HV UGEI)

&& {vpshang1} vp ->!vp np ::\$. 内部结构=述宾, \$. 述语=%vp, \$. 宾语=%np, %np. 内部结构=组合定中, %vp. 内部结构=附加

=>VP(NP/np !VP/vp S<UGEI>) %VP. TTT=TEMDEG(形动词), %VP. CAG=CAGODO(现在时)

形式动词、准谓宾:以汉语的形式动词“进行”为例,

\$\$ 进行

**{v} v \$=[……形式动词:形, ……]

=> V<HI> \$=[VSUBC: VTVS, GENDER: NEUTRAL]

“进行战略性改组”(BAYILDVHV BODOLG_A-YIN CINARTAI OGERECILEN BAYIGVLVLT A HI/N_E)

&& {jinxing1} vp ->!v<进行> vp ::\$. 内部结构=述宾, \$. 述语=%v, \$. 宾语=%np, %np. 内部结构=组合定中

=>VP(NP/vp !V/v) %V. TTT=TOGACI, %V. CAG=CAGIRE (表示将来时)

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蒙古语的这些动词所带的宾语并不像汉语那样由名词充当,而是由名词或名词性词组来充当,并且汉语的动词可以扩展成定中结构,而蒙语的动词不能扩展成定中结构,因此我们在研究蒙古语动词词组时不用考虑定中结构的问题。

有宾:汉语的“有”带名词性宾语时:

\$\$ 有

**{v1} v \$=[……形宾:形, ……]

=> V<BAYI> \$=[VSUBC: VESE, GENDER: MALE]

“有以下几点体会”(DOORAH I HEDUN TAL_A-YIN TOROGDEL-TEI BAYI/N_A)

&& {you1} vp->!v<有> np ::\$. 内部结构=述宾, \$. 述语=%v, \$. 宾语=%np, %np. 内部结构=组合定中

=>VP(NP/np !V/v) %V. TTT=TOGACI, %V. CAG=CAGODO

“有”带动词性宾语时不翻译,而把这个作宾语的动词译出来即可,如:“有大幅度增加。”(YEHE HEMJIY_E-BER NEMEGDE/BE.)中把宾语“增加”译成 NEMEGDEBE。

&& {you2} vp->!v<有> vp ::\$. 内部结构=述宾, \$. 宾语=%vp, %vp. 内部结构=状中

=>VP(!VP/vp) %VP. TTT=TOGACI, %VP. CAG=CAGONG

前名:在蒙古语里动词受名词直接修饰不能构成定中结构,这一点与汉语截然不同。

&& {vpdz1} vp-> n !v ::\$. 内部结构=定中, \$. 定语=%n

=> NP(N/n !N/v) %N. CASE=HAR (表示属格)

后名:在蒙古语里只有形动词修饰名词构成定中结构,如:

&& {npdz11} np->vp !n :: \$. 内部结构=粘合定中,%vp. 内部结构=单词|联合,%vp. 后名=是,%n. 前动=是,\$. 定语=%vp,\$. 中心语=%n,

=> NP(VP/vp !N/n) %VP. TTT=TEMDEG

所以在蒙古语里把形动词的这一性质可以作为属性字段来处理。

介宾的后、动介：对于这一属性不得不谈及蒙古语的介词。因为在汉语里用语序来表义，而在蒙古语里用词的各种形态变化来表义，汉语的介词，在蒙古语中常常用“后置词”、“助动词”、“格”来表示。如：

\$\$ 在

**{p1} p \$=[格标:时间, ……]

=>V<BAI>[VSUBC:VTUS, GENDER:MALE]

“在某些方面比较混乱”(JARIM TAL_A-BAR BAHAN ERUI=HOROI UGEI BAYI/HV)

外内：“外内”指的是该汉语动词是否是及物动词。有些动词，它们在汉语里是不及物动词，在蒙古语里同样也是不及物动词。而某些动词，它们在汉语里是不及物动词，可在蒙古语里能带直接宾语，是及物动词。如：

\$\$ 自治

**{v} v \$=[……外内:内, ……]

=>V<“OBERTEGEN JASA”> \$=[VSUBC:VTVS, GENDER:MALE, PREADV:No]

体谓准：体谓准是汉语的及物动词带什么宾语而言的。汉语的动词带体词性宾语、谓词性宾语和准谓词性宾语。而蒙古语的及物动词只带体词性宾语和谓词性宾语。两种语言的体词性宾语同样由体词或者体词性短语构成。如：

\$\$ 增添

**{v} v \$=[体谓准:体, ……]

=>V<NEMERILE> \$=[VSUBC:VTVS, GENDER:FEMALE]

“增添新的力量”(SIN_E HUCUN-I NEMERILE/BE)

&& {vpsbzt1} vp->!vp np ::\$. 内部结构=述宾,%np. \$. 定语=%vp,\$. 宾语=%np,%np. 内部结构=定中,%vp. 内部结构=单词

=>VP(NP/np !VP/vp) %NP. CASE=JIG,%VP. TTT=TOGACI,%VP. CAG=CAGONG

谓词性宾语略有不同：在汉语里谓词性宾语由单个的动词、形容词或主谓结构、述宾结构、述补结构、连谓结构、状中结构、小句等构成；在蒙古语里谓词性宾语由形容词、形动词、体述结构、宾述结构、状述结构、联合结构、辅助结构等构成，如：

\$\$ 鼓励

**{v} v \$=[……体谓准:体|谓, ……]

=>V<JQRIGJIGVL> \$=[VSUBC:VTVS, GENDER:MALE]

“鼓励发明创造”(EGUDUN BOTOGELTE HIHU-YI JORIGJIGVL/HV)

&& {guli4} vp->!vp vp ::\$. 内部结构=述宾,\$. 定语=%vp,\$. 宾语=%vp,%vp. 内部结构=单词,%%vp. 内部结构=联合

=>VP(VP//vp!VP/vp) %%VP. TEM=TOGACI,%%VP. CAG=CAGIRE

可以看出对蒙古语动词能设置“体谓”字段。

双宾、兼语句：汉语的双宾、兼语句同属蒙古语的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的问题。汉语

的宾语不分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蒙古语的宾语分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直接宾语以宾格形式及其省略形式出现，间接宾语以各间接格（TU、ACA、BAR、TAI）的形势以及一些后置词的形式出现。如：BI SECEN-I ASAGVJV BAYIN-A（我是问斯琴）中 SECEN 是以宾格（I）形式出现的直接宾语，TAN-ACA ASAGVY_A 中 TAN 是以从比格（ACA）形式出现的间接语。

后动量词、后时量词：在汉语里量词和动词组合时，量词一般要放在动词后面。在蒙古语里量词和动词组合时，量词一般放在动词前面，如：

&& {vpsbu40} vp->!vp mcp :: \$. 内部结构=述补, %vp. 内部结构=单词, \$. 述语=%vp, \$. 补语=%mcp

=> VP(MCP/mcp !VP/vp)

对应于汉语，蒙古语里可以设“前动量词”、“前时量词”属性字段。

存现：存现指汉语的动词能否带存现宾语。汉语的存现宾语一般出现于以下句式：S+V+N。蒙古语里也有存现宾语，但它的句式应是 S+N+V 的形式。如：ESERGU-ECE HEDUN HOMON IREBE（对面来了几个人）中 S 是 ESERGU、N 是 HEDUN HOMON、V 是 IREBE。

动结：动结指汉语动词可否带结果补语。汉语的结果补语在蒙古语中有以下几种表方法：

（1）相当于蒙古语的谓语或谓语及其修饰语。（2）相当于蒙古语的状态语。（3）相当蒙古语的宾语。（4）相当于蒙古语句子中的主语和谓语，或者相当于复句中的一个分句。如：

&& {vpsbu3} vp->!vp ap :: \$. 内部结构=粘合述补, %vp. 动结=是, %ap. 形补语=粘, \$. 宾语=否, \$. 述语=%vp, \$. 补语=%ap

=> VP(D/ap !VP/vp) %VP. TTT=TEMDEG

动趋：按照汉语的趋向动词与其主要动词之间在意义上结合程度的不同，蒙古语中也有不同的翻译法。如果汉语趋向动词的词汇意义比较明显，则主要动词和趋向动词分别翻译出来。如果汉语的趋向动词在某种程度上指明趋向，但意义比较抽象化，则不翻译。如：

\$\$ 涌现

**{v} v \$=[……动趋:趋, ……]

=> V(V<CQLGQRA> !V<GAR>) \$=[VSUBC:VESE, GENDER:MALE]

“涌现出一批有实力的企业集团。”（ JAH_A DELGEGUR-UN ORISULDUGEN-U DVMDA BODATV HUCUN-TEI NIGE BOLOG AJV AHVYILAL-VN BOLOGLEL-UD COLGORA/N GAR/CAI）

&& {vpsbyx} vp->!vp np :: \$. 内部结构=述宾, \$. 述语=%vp, \$. 宾语=%np, %vp. 动趋=是, %np. 内部结构=定中

=> VP(NP/np V<CQLGQRA> !V<GAR>/vp) %V. TTT=NOHEC(表示副动词), NOH=NOHHAM(表示联合副动词), %%V. TTT=TOGACI, %%V. CAG=CAGONG

不、没：汉语的“不”、“没”译成蒙古语时，都可以用 UGEI 表示。UGEI 经常同形动词发生关系，否定行为的发生。如：

&& {vpzz6} vp->dp !vp :: \$. 内部结构=状中, \$. 状语=%dp, %dp. 内部结构=单词, %dp. yx=不, \$. 中心语=%vp,

=> VP(!VP/vp S<UGEI>/dp) %VP. TTT=TEMDEG, CAG=CAGODO（不来 IRE/HU UGEI）

&& {vpzz6} vp->dp !vp :: \$. 内部结构=状中, \$. 状语=%dp, %dp. 内部结构=单词, %dp. yx=没, \$. 中心语=%vp,

=> VP(!VP/vp S<UGEI>/dp) %VP. TTT=TEMDEG, CAG=CAGONG（没来 IRE/GSEN UGEI）

在蒙古语里这一问题也可作为形动词的属性字段来处理。

很：汉语的程度副词不一定与蒙古语的程度副词一一对应，也有一对多的情形。如：

\$\$ 很

**{d} d \$=[副词子类:da, ……]

=> D<MASI> \$=[DTOD:YES, GENDER:MALE]

=> D<NELIYED> \$=[DTOD:YES, GENDER:FEMALE]

着、了、过：汉语的时态助词“着、了、过”译成蒙古语，用动词的陈述式或形动词来表示。具体来说：“着”用现在时陈述式动词或现在时行动词来表示，“了”用过去时陈述式动词或过去时形动词来表示，“过”用过去时陈述式动词、过去时形动词或用完成体过去时陈述式动词、完成体过去时形动词来表示。如：

&& {vp3} vp -> !v u<着> :: \$. 内部结构=附加, \$. 宾语=否, \$. 中心语=%v, \$!=%v @附加语, \$. 附加语=%u

=> VP(!V/v V<BAYI>) %V. TTT=NOHEC, NOH=NOHJER(表示并列副动词)

同样由蒙古语的式动词和形动词设置属性字段来表示这类语法意义。

在正在：“在”或“正在”对应于蒙古语的情态词“YAG”。

\$\$ 在

**{d} d \$=[主前后:前, ……]

=> D<YAG> \$=[DTOD:YES, DHAR:YES]

“正在积极有序地进行。”(YAG IDEBHITTEI EMHI CEGCE-TEI YABVGDA/JV BAYI/N_A .)

&& {zheng1} dp -> !d<正在> vp :: vp. 内部结构=状中

=>VP(D<YAG>/d !V/v V<BAI>)

%V. TTT=NOHEC, NOH=NOHJER, %V. TTT=TOGACI, %V. CAG=CAGODO

重叠：与汉语一样，在蒙古语里一些动词也可重叠。蒙古语的混合连接副动词(GSAGAR)、分离副动词(GAD)、联合副动词(N)的重叠分别表示持续体、多次进行体和一再进行体。如：SAGV/GSAGAR SAGV/GSAGAR YADACIL_A (坐着坐着累了)。至于AABB、V—V、V了V、V了一V、VVO等几个属性字段在蒙古语里归属于“重叠”这一字段的问题，因此没有一一列出。这一性质在蒙古语里可以作为副动词的属性字段来处理。

离合：汉语的离合词有述宾式、动结式和动趋式三种。而在蒙古语里只有宾述式离合词。如：BEY_E-BEN VHIYAHV (洗澡)后面可以加形容词 SAYIN (好)，变成 BEY_E-BEN SAYIN VHIYAHV，表示“洗好了澡”。

复数主语：汉语的某些动词，它的施事主语必须是复数。在蒙古语里动词表达的态疇形式中，互动态(LDU)、同动态(LCA)和众动态(CAG_A~JAG_A)要求施事主语必须是复数。如：

\$\$ 合作

**{v} v \$=[……复数主语:复, ……]

=> V<HAMJI> \$=[VSUBC:VESE, GENDER:MALE]

“双方尽快合作”(HOYAR TAL_A-BAR-IYAN DARVYIHAN HAMJILCA/JV)

&& {hezuol} vp->np !vp :: \$. 内部结构=主谓, \$. 主语=%np, %np. 内部结构=单词, \$. 谓语=%vp, %vp. 内部结构=状中

=> VP(NP/np !VP/vp)%NP. CASE=UIL(表示工具格) %VP. TTT=NOHEC, NOH=NOHJER, %VP. HEB

(表示态)=HEBLCA (表示同动态)

这在蒙古语里同样是由属性字段来处理的问题。

单作主语：正如汉语的一些动词单独作主语一样，在蒙古语里形动词可以单作主语。形动词充当主语需要主语标志 NI、CINI。如：SVRVLCAHV NI CIHVLA (学习重要) 里形动词 SVRVLCAHV 是主语，NI 是主语标志。蒙古语的动词同样能够单独作谓语、宾语和状语。唯独与汉语不同的是，在蒙古语里没有补语这样的句子成分。如：

\$\$ 推广

**{v} v \$=[……单作主语:可,单作谓语:可,……]

=> V<DELGEREGUL> \$=[VSUBC:VTVS, GENDER:FEMALE]

“推广扶贫到户的经验”(YADAGV-YI TEDHUHU AJIL-I ERUHE-DU HURTEL_E HIHU TVRSILG_A-YI DELGEREGUL/JU)

&& {vptg1} vp->!v np :: \$. 内部结构=述宾, \$. 述语=%v, %v. 内部结构=单词, \$. 宾语=%np, %np. 内部结构=定中

=>VP(NP/np !V/v) %NP. CASE=JIG (表示宾格), %V. TTT=NOHEC, NOH=NOHJER

情态词：《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详解》中说，“‘应该’、‘必须’等一些表示必然性的助动词和一些表示可能性的助动词为情态词。”在蒙古语里情态词不属于助动词，自己独立成为一类词。它表示人对现实现象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态度，即表示说话人对言语内容的态度的一类词。如：

\$\$ 必须

**{d} d \$=[副词子类:dd,……]

=> H<ERHEBSI> \$=[GENDER:FEMALE]

“必须经过国家批准。”(ERHEBSI VLVS-VN JOBSIYEREL-I OL/HV HEREGTEI.)

&& {vpzbx} vp->d<必须> vp::\$. 内部结构=状中, %vp. 内部结构=述宾

=>VP(H/d VP/vp H<HEREGTEI>) %VP. TTT=TEMDEG, CAG=CAGODO

谓词性主语：在蒙古语里主语可以由谓词性成分充当。如：DAYISVN VNAHV UGEI NI LABTAI (敌人不会倒下去) 中主语是由形动词 VNAHV 后边加语气词 UGEI 来构成的。

后接：蒙古语的动词也可带后接成分。如：OSHU (增长) 后边可以带 NORM_A (率) 变成 OSHU NORM_A (增长率)。但这一性质在蒙古语里属动态属性，不一定以属性字段来描述。

通过这样一个比较，我们可以了解到汉蒙两种语言动词的特点。从而能够为以后蒙古文信息词典属性描述上起到借鉴作用，并且会对汉蒙机器翻译的进一步改善起一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俞士汶等：“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详解”，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
- [2] 那顺乌日图：“‘蒙古语语法信息词典’框架设计”，内蒙古大学蒙古语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
- [3] 内蒙古大学等研制的“达日罕翻译系统”汉蒙对照语料库，2000年。
- [4] 清格尔泰：“蒙古语语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
- [5] 确精扎布等：“汉译蒙基础知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
- [6] 玛拉沁夫：“茫茫的草原”(上、下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